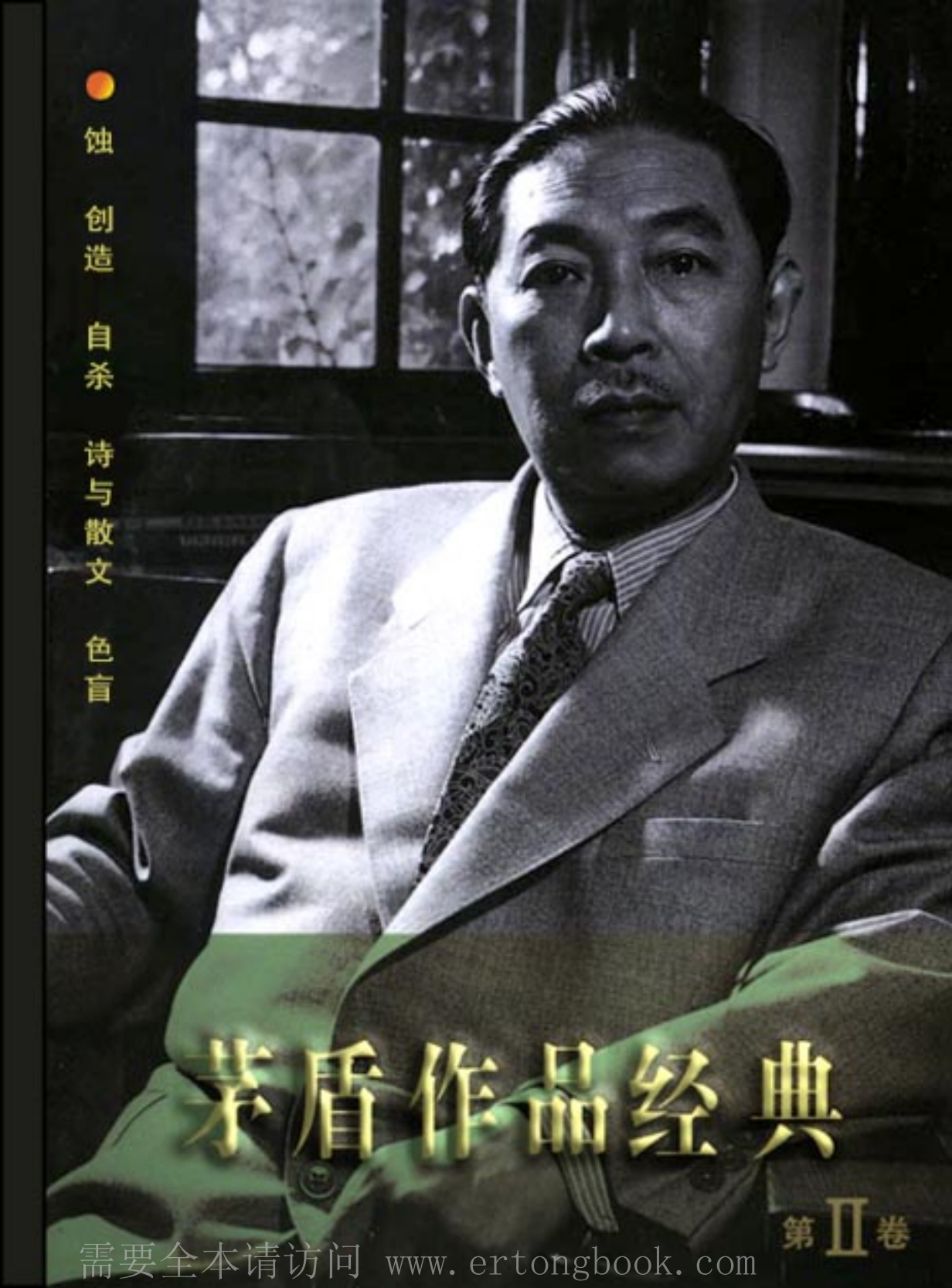

蚀
创造
自杀
诗与散文
色盲

茅盾作品经典

第Ⅱ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茅盾作品经典

第二卷

目　录

蚀 …… (1)
幻灭 …… (2)
动摇 …… (92)
追求 …… (244)
题词 …… (399)
写在《蚀》的新版的后面 …… (400)
补充几句 …… (404)
创造 …… (406)
自杀 …… (439)
诗与散文 …… (458)
色盲 …… (477)

蚀

幻　　灭

吾令羲和弭节兮，
望崦嵫而勿迫；
路曼曼其脩远兮，
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——屈原：《离骚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

“我讨厌上海，讨厌那些外国人，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，讨厌黄包车夫，讨厌电车上的卖票，讨厌二房东，讨厌专站在马路旁水门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瘪三……真的，不知为什么，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气！”

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紧皱着眉尖说；她的右手无目的地折弄左边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红的衬衫。

和她并肩坐在床沿的，是她的旧同学静女士：年约二十一二，身段很美丽，服装极幽雅，就只脸色太憔悴了些。她见慧那样愤愤，颇有些不安，拉住了慧的右手，注视她，恳切地说道：

“我也何尝喜欢上海呢！可是我总觉得上海固然讨厌，乡下也同样的讨厌；我们在上海，讨厌它的喧嚣，它的拜金主义化，但到了乡间，又讨厌乡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静了；在上海时，我们神昏头痛；在乡下时，我们又心灰意懒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过比较起来，在上海求知识还方便……我现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。”她说到“读书”，苍白的脸上倏然掠过了一片红晕；她觉得这句话太正经，或者是太夸口

了；可是“读书”两个字实在是她近来唯一的兴奋剂。她自从去年在省里的女校闹了风潮后，便很消极，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，却和“社会上”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—— 恋爱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简直气极了；她对于这些“活动”，发生极端的厌恶，所以不顾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灭了，她对一切都失望，只有“静心读书”一语，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。为的要找一个合于理想的读书的地方，她到上海来不满一年，已经换了两个学校。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读书抱了什么目的：想研究学问呢？还是想学一种谋生的技能？她实在并没仔细想过。不过每逢别人发牢骚时，她总不自觉地说出“现在只想静静儿读点书”这句话来，此时就觉得心头宽慰了些。

慧女士霍地立起来，两手按在静女士的肩胛，低了头，她的小口几乎吻着静女士的秀眉，很快地说道：“你打算静心读书么？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？你看看你的学校！你看看你的同学！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，却是练习办事—— 练习奔走接洽，开会演说，提议决议罢了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捧住了静女士的面孔，笑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你这书呆子一定还要大失望！”

静女士半羞半怯不以为然的，推开了慧的手，也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没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经验，你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变迁了。况且—— 你说的也过分，他们尽管忙着跑腿开会，我自管读我的书！”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，倒了两杯茶，支颐凝眸，无目的地看着窗外。

静女士住的是人家边厢的后半间，向西一对窗开出去是晒台，房门就在窗的右旁，朝北也有一对窗，对窗放了张书桌。卧床在书桌的对面，紧贴着板壁；板壁的那一面就是边厢的前半间，二房东的老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儿住着。书桌旁边东首的壁角里放着一只半旧的藤榻。书桌前有一把小椅子，慧女士就坐在这椅上，静女士自己坐在书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凳上。

房内没有什么装饰品。书桌上堆了些书和文具，却还要让出一角来放茶具。向西的一对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纱，想来是不要走到晒台上的人看见房内情形而设的，但若静女士坐在藤榻上时，晒台上一定还是看得见的。

“你这房，窄得很；恐怕也未必静。怎么能够用功呢？”慧女士喝了一口茶，眼看着向西的一对窗，慢慢地说。

静女士猛然回过头来，呆了半晌，才低声答道：“我本来不讲究这些，你记得我们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间比这还要小么？至于静呢，我不怕外界不静，就只怕心里——静——不——下来。”末了的一句，很带几分幽怨感慨。刚果自信的慧，此时也似受了感触，很亲热地抓住了静女士的右手，说：“静妹，我们一向少通信，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你有什么不得意；像我，在外这两年，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！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，人类都是自私的，想欺骗别人，想利用别人。静！我告诉你，男子都是坏人！他们接近我们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用真心去对待男子，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。静妹，你看，我的思想也改变了。我比从前老练了些，是不是？”

她微微叹了口气，闭了眼睛，像是不愿看见她想起来的

旧人旧事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静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“但是我倒因此悟得处世的方法。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！”慧的粉涡上也泛出淡淡的红晕来，大概是兴奋，但也许是因为想起旧事而动情。

沉默了好几分钟。

静呆呆地看着慧，嘴里虽然不作声，心里却扰乱得很。她辨出慧的话里隐藏着许多事情—— 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。静今年只有二十一岁，父亲早故，母亲只生她一个，爱怜到一万分，自小就少见人，所以一向过的是静美的生活。也许太娇养了点儿。她从未梦见人世的污浊险巇，她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女孩子。她对于两性关系，一向是躲在庄严，圣洁，温柔的锦幛后面，绝不曾挑开这锦幛的一角，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；她并且是不愿挑开，不敢挑开。现在慧女士的话却已替她挑开了一角了，她惊疑地看着慧，看着她的两道弯弯的眉毛，一双清澈的眼睛，和两点可爱的笑涡；一切都是温柔的，净丽的，她真想不到如此可爱的外形下却伏着可丑和可怕。

她冲动地想探索慧的话里的秘密，但又羞怯，不便启齿，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几句话。

慧临走时说，她正计划着找事做，如果找到了职业，也许留在上海领略知识界的风味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二

一夜的大风直到天明方才收煞，接着又下起牛毛雨来，景象很是阴森。静女士拉开蚊帐向西窗看时，只见晒台上二房东太太隔夜晾着的衣服在细雨中飘荡，软弱无力，也像是夜来失眠。天空是一片灰色。街上货车木轮的辘辘的重声，从湿空气中传来，分外滞涩。

静不自觉地叹了口气，支起半个身体，惘然朝晒台看。这里晾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红色的女人衬衫；已经半旧了，但从它的裁制上还可看出这不过是去年的新装，并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。

静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。她知道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东家称为新少奶奶的少妇。她想：这件旧红衫如果能够说话，它一定会告诉你整篇的秘密——它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圣，也许就是最丑恶的一页；这少妇的欢乐，失望，悲哀，总之，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经验，这件旧红衫一定是目击的罢？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，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下来，直把你压成粉碎。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，停止一切的幻想，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。你无

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压迫下，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。处女的理想，和少妇的现实，总是矛盾的；二房东家的少妇，虽然静未尝与之接谈，但也是这么一个温柔，怯弱，幽悒的人儿，该不是例外罢？

静忽然掉下眼泪来。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识的少妇呢，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，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但这些可厌的思想，很无赖地把她缠缚定了，却是事实。她憎恨这些恶毒思想的无端袭来。她颇自讶：为什么自己失了常态，会想到这些事上。她又归咎于夜来失眠，以至精神烦闷。最后，她又自己宽慰道：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闪烁的话引起来的。实在不假，自从慧来访问那天起，静女士心上常若有件事难以解决，她几次拿起书来看，但茫茫地看了几页，便又把书抛开。她本来就不多说话，现在更少说。周围的人们的举动，也在她眼中显出异样来。昨日她在课堂上和抱素说了一句“天气真是烦闷”，猛听得身后一阵笑声，而抱素也怪样地对她微笑。她觉得这都是不怀好意的，是侮辱。

“男子都是坏人！他们接近我们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”

慧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。她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让身体滑了下去。正在那时，她仿佛见有一个人头在晒台上一伸，对她房内窥视。她像见了鬼似的，猛将身上的夹被向头面一蒙，同时下意识地想道“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赶快用白布遮起来！”

但是这斗然的虚惊却把静从灰色的思潮里拉出来，而多时的兴奋也发生了疲乏，竟意外地又睡着了。

这一天，静没有到学校去。
下午，静接到慧写来的一封信。

静妹：昨日和你谈的计划，全失败了；三方面都已拒绝！咳！我想不到找事如此困难。我的大哥对我说："多少西洋留学生—— 学士，硕士，博士，回国后也找不到事呢。像你那样只吃过两年外国饭的，虽然懂得几句外国话，只好到洋行里做个跑楼；然而洋行里也不用女跑楼！"

我不怪大哥的话没理，我只怪他为什么我找不到事他反倒自喜幸而料着似的。嫂嫂的话尤其难受，她劝大哥说："慧妹本来何必定要找事做，有你哥哥在，还怕少吃一口苦粥饭么。"我听了这话，比尖刀刺心还痛呢！

静妹，不是我使性，其实哥哥家里不容易住；母亲要我回乡去是要急急为我"择配"；"嫁了个好丈夫，有吃有用，这是正经，"她常常这么说的。所以我现在也不愿回乡去。我现在想和你同住，一面还是继续找事。明天下午我来和你面谈一切，希望你不拒绝我这要求。

慧　5月21日夜

静捏着信沉吟。她和慧性格相反，然而慧的爽快，刚毅，有担当，却又常使静钦佩，两人有一点相同，就是娇养惯的高傲脾气。所以在中学时代，静和慧最称莫逆，但也最会呕气吵嘴。现在读了这来信，使静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时的情形，

宛然有一个噘起小嘴，微皱眉尖的生气的“娇小姐”—— 这是慧在中学里的绰号—— 再现在眼前。

回忆温馨了旧情，静对于慧怜爱起来。她将自己和慧比较，觉得自己幸福得多了：没有生活的恐慌，也没有哥哥来给她气受，母亲也不在耳边絮聒。自己也是高傲的“娇小姐”，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，嫂嫂的冷嘲，觉得这样的生活，一天也是难过的。

静决定留慧同住几时，为了友谊，也为了“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”。况且，今晨晒台上人头的一伸，在静犹有余惊，那么，多一个慧在这里壮壮胆，何尝不好呢。

下面二房东客堂里的挂钟，打了三下，照例的骨牌声，就要来了。静皱着眉尖，坐到书桌前补记昨日的日记。

牌声时而缓一阵，时而紧一阵，又夹着爆发的哗笑，很清晰地传到静的世界里。往常这种喧声，对于静毫无影响，她总是照常地看书作事。但是今天，她补记一页半的日记，就停了三次笔，她自己也惊讶为什么如此心神不宁，最后她自慰地想着：“是因为等待慧来。她信里说今天下午要来，为什么还不见来呢？”

牛毛雨从早晨下起，总没有停过，但亦不加大；软而无力的湿风时止时作。在静的小室里，黑暗已经从壁角爬出来，二房东还没将总电门开放。静躺在藤榻上默想。慧还是没有来。

忽然门上有轻轻的弹指声。这轻微的击浪压倒了下面来的高出数倍的牌声笑声，刺入静的耳朵。她立刻站起，走到门边。

“我等候你半天了！”她一面开门，一面微笑地说。

“密司章，生了病么？”进来的却是男同学抱素。“哦，你约了谁来谈罢？”他又加一句，露着牙齿嘻嘻地笑。

静有些窘了，觉得他的笑颇含疑意，忙说道：“没……有。不过是一个女朋友罢了。”同时她又联想到昨天在课堂上对他说了句“天气真是烦闷”后他的怪样的笑；她现在看出这种笑都有若干于己不利的议论做背景的。她很有几分生气了。

抱素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了，一双眼闪烁地向四下里瞧。静仍旧回到她的藤榻上。

“今天学生会又发通告，从明天起为‘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周’，每日下午停课出发演讲。”抱素向着静，慢慢地说。“学校当局已经同意了。本来不同意也没有办法。周先生孙先生本已请了假，所以明后天上午也没有课。今天你没到校，我疑惑你是病着，所以特来报告这消息。借此你可以静养几天。”

静点了点头，表示谢意，没有回答。

“放假太多了，一学期快完，简直没有读什么书！”抱素慨叹似的作了他的结论。这结论，显然是想投静之所好。

“读书何必一定上课呢！”静冷冷地说。“况且，如果正经读书，我们的贵同学怕一大半要落伍罢。”

“骂得痛快！”抱素笑了一笑，“可惜不能让他们听得。但是，密司章，你知道他们是怎样批评你来？”

“小姐，博士太太候补者，虚荣心，思想落伍，哦，还有，小资产阶级。是不是？左右不过是这几句话，我早听厌了！我诚然是小姐，是名副其实的小资产阶级！虚荣心么？哼！他们那些跑腿大家才是虚荣心十足！他们这班主义的迷信者才

是思想落伍呢！”

“不是，实在不是！”

“意志薄弱！哦，一定有许多人说我意志薄弱呵！”静自认似的说。

“也不是！”颇有卖弄秘密的神气。

“那么，我也不愿意知道了。”静冷冷地回答。

“他们都说你，为恋爱而烦闷！”

我们的“小姐”愕然了。旋又微笑说：“这真所谓己之所欲，必施于人了。恋爱？我不曾梦见恋爱，我也不曾见过世上有真正的恋爱！”

抱素倒茶来喝了一口，又讪讪地加一句道：“他们很造了些谣言，你和我的。你看，这不是无聊么？”

“哦？”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快。静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学们的种种鬼态—— 特别是在她和抱素谈话时—— 不是无因的。

向后靠在椅背上，凝视着静的面孔，抱素继续着轻轻儿说道：“本来你在同班中，和我谈话的时候多些。我们的意见又常一致。也难怪那些轻薄鬼造谣言。但是，密司章是明白的，我对你只是正当的友谊—— 咳，同学之谊。你是很孤僻的，不喜欢他们那么胡闹；我呢，和他们也格格不相入。这又是他们造谣言的根据。他们看我们是另一种人。他们看自己是一伙，看我们又是一伙；因而生出许多无聊的猜度来。我素来反对恋爱自由，虽然我崇拜克鲁泡特金。至于五分钟热度速成的恋爱，我更加反对！”

静双眼低垂，不作回答。半晌，她抬眼看抱素，见他的

一双骨碌碌的眼还在看着自己，不禁脸上一红，随即很快地说道："谣言是谣言，事实是事实；我是不睬，并且和我不相干！"她站起身来向窗外一看，半自语道："已经黑了，怎么还不来？"

"只要你明白，就好了。我是怕你听着生气，所以特地向你表白。"抱素用手掠过披下来的长发，分辩着说，颇有些窘了。

静微笑，没有回答。

虽然谈话换了方向，静还是神情不属地随口敷衍；抱素在探得静确是在等候一位新从国外回来的女朋友以后，终于满意地走了。

突然一亮，电灯放光了。左近工厂呜呜地放起汽笛来。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，风声转又尖劲。天空是一片乌黑。慧小姐终于没有来。

抱素在归途中遇见一位姓李的同学，那短小的人儿叫道："抱，从密司章那里来罢？"

"何消问得！"抱素卖弄似的回答。

"哈哈！恭贺你成功不远！"

抱素不回答，大踏步径自走去，得意把他的瘦长身体涨胖了。

三

S大学的学生都参加“五卅”周年纪念会去了——几乎是全体，但也有临时规避不去的，例如抱素和静女士。学校中对于他俩的关系，在最近一星期中，有种种猜度和流言，这固然因为他们两个人近来过从甚密，但大半还是抱素自己对男同学泄露秘密。短小精悍的李克，每逢听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恋爱的冒险的断片以后，总是闭目摇头，像是讽刺，又像是不介意，说道：“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。”这个“理性人”——同学们公送他的绰号——本来常说世界万事皆小说，但他说抱素的自述是小说，则颇有怀疑的意味。可是其余的同学都相信抱素和静的关系确已超过了寻常的友谊，反以李的态度为妒忌，特别是有人看见抱素和静女士同看影戏以后，更加证实了；因为静女士从没和男同学看过影戏，据精密调查的结果。

现在这“五卅”纪念日，抱素和静女士又被发见在P影戏院里。还有个青年女子——弯弯的秀眉，清澈的小眼睛，并且颊上有笑涡的，也在一起。

这女士就是我们熟识的慧女士，住在静那里已快一星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